

科技

《细胞研究》启示录：自信之路(上)

编者按

挥别不平凡的“十三五”，踏上“十四五”新征程，上海科创中心建设从“搭框架”向“强功能”深入推进。强化创新策源功能，实现科技自立自强，既要加快突破“硬核”关键技术，也离不开软环境的支撑和赋能。

抢占国际话语权，提升全球影响力，迫切需要一批与科创中心地位相匹配的世界一流期刊。经过多年培育，以《细胞研究》为代表，上海一批科技期刊对标世界一流、立足自身特色，进行了有益探索和积极实践，在国际学术刊界形成了“上海样本”，树立起“中国标杆”。

为此，本报于今明两天分上下篇推出长篇通讯《自信之路》，细述《细胞研究》30年发展的历程和启示，以期各方提供借鉴和思考，希望更多本土科技期刊走出自己的“破圈之路”。



左：《细胞研究》1990年创刊封面。

中：《细胞研究》2021年1月刊封面。

右：《细胞研究》2020年12月刊封面。

制图：冯晓瑜

■本报首席记者 许琦敏

“情怀，好像是英语中没有的一个词。正是有了它，我们才在过去十五年，在Cell Research走出了一条自信之路。”

2020年12月4日，《细胞研究》满30岁。在期刊主办单位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为杂志举办的“庆生会”上，《细胞研究》的灵魂人物——常务副主编李党生如是说。

就在这一年，这本扎根上海的本土原创学术期刊，在竞争激烈的国际一流学术出版阵营牢牢站稳了脚跟。2020年6月29日，科睿唯安发布的2019版期刊引证报告显示，《细胞研究》的影响因子达到20.507。这也是中国原创学术期刊影响因子首次超越20。

2006年，这本杂志的影响因子还只有2.161，在国际上籍籍无名。而立之年的《细胞研究》用15年时间，实现了从2到20的跨越。15年来，它何以能够连续不断跨上一个台阶，几乎以一飞冲天之势跻身世界一流学术期刊阵营？为此，记者走进《细胞研究》编辑部，回溯这条满是崎岖的自信之路，从中也找到了一条满怀理想和激情的自信之路。

院士“托孤”

2005年的一个秋日，90岁的姚鑫院士生命即将走到尽头。

1990年，这位著名实验生物学家、肿瘤学家，为了促进当时中国细胞生物学与国际同行的交流，决定创办《细胞研究》，并担任首任主编。

尽管当年在国内，英文科技期刊读者寥寥，但他坚持“国际化办刊”：全用英文、全球组稿。2002年，《细胞研究》首次获得影响因子，创下了中国人创办出版的科技期刊首次“过2”的历史纪录。

如何才能使《细胞研究》的国际化步伐不因自己的离开而终止？姚鑫找来了时任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院长的中科院院士裴钢，希望他接任杂志主编。

没有犹豫，裴钢一口答应了下来，因为在他心中也有一个念头：中国科技界需要有一本在世界上站得住、叫得响的好杂志。

进入21世纪，中国科研在国际舞台上开始展现出腾飞的姿态。中国科学家发表的SCI(科学引文索引)论文数量逐年上升，来自中国实验室的优秀论文在世界顶尖期刊上的亮相频次也在不断增加。仅2005年，国际顶尖学术期刊《细胞》杂志就发表了5篇来自中国的论文。

然而，当时的中国科技期刊因与国际严重脱轨而陷入困境——中国学者做出了优秀工作，投稿一定首选国际优秀刊物。

“总有一天，中国科学家会意识到，论文发表会是一个瓶颈。我们奇迹自己的发声平台。”裴钢觉得，在中国办出一本国际一流的科技期刊，其重要性不亚于发展一个学科，甚至任务更艰巨、影响更深远。

他要找一个人，可以全力以赴，带领《细胞研究》乘着中国科技腾飞的东风，在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舞台上占据一席之地。

这个人既要有国际一流的科研学术背景，又要有国际顶级期刊的工作经验，还得愿意来中国担任一本影响因子只有2分的学术杂志主编。

2分是什么概念？且不论历史和口碑，哪怕只看影响因子，在生命科学领域，国际“牛刊”的影响因子一般都不低于10分，顶刊甚至高达20分、30分。通常，生命科学家会在心中给期刊分出10分、8分、5分及5分以下等几个档次，2分可以说是处于整个学术

期刊金字塔的底部。

这样的人才，可遇不可求。原先有位应聘者，收到录用意向后，最终选择了一家外资出版社。

就在此时，李党生出现了。

这位从苏北农村走出的好学青年，从中科大少年班毕业后，在美国康奈尔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又在纽约大学医学中心完成博士后。2003年，在他谋求教职时恰好遇上《细胞》杂志社招聘科学编辑，于是他的人生就这么“拐了个弯”。

多年之后，当李党生回想起当初这个职业选择，他发自内心地感慨：“这可能是我最正确的选择之一。”

“我想回国，有合适的职位吗？”2005年底，裴钢去美国出差，与曾经处理过他投给《细胞》稿件的李党生通电话时，李党生突然问道。

“来Cell Research吧！”裴钢当机立断——就是他了！

其实，李党生原本打算回国建立实验室，做一名研究组长，从未想过继续科学编辑的生涯。然而，与裴钢一番深谈后，他愿意回国一试，将《细胞研究》打造成一本世界一流学术期刊。

“我出国17年，对国内情况几乎一无所知。”

“没关系，主编我兼着，你做常务副主编，全权行使主编的权力。”

可是，薪酬怎么办？按照当时的人事体系，期刊编辑收入非常低。经多方努力，最终，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以研究员的待遇聘请了李党生。

“我们是会被记入历史的！”

人必自重，而后人重之。李党生把《孟子·离娄上》中的名句改换了两个字，成了他这15年来，经常对编辑团队说的金句之一。

而这句话，正是《细胞研究》走上腾飞之路的基石。

来稿“满目疮痍”，改稿“血泪斑斑”。2006年2月，走进杂志主编办公室，尽管做好了心理准备，李党生仍感受到了巨大落差——

美国《细胞》杂志是全球公认的顶尖期刊，影响因子超过30，来稿中世界一流水平的比比皆是。而影响因子2.161的《细胞研究》所收到的稿件，莫说科学水平天悬地隔，就连英文写作也不忍卒读。更令他无语心塞的是，当他向作者提出增补实验的要求时，会经常被这样“噎”回来：“如果要修改，我还投2分的杂志干嘛？”

的确，在国际学术界，每本杂志都有自己的层级定位，一旦形成，很难动摇。所以，一本杂志历年的影响因子构成的往往是一根平坦的、略有起伏的线条。科学家们也很清楚，什么水平的工作投哪本杂志，很少“高攀”或“低就”。

怎样才能打破这个“潜规则”，让《细胞研究》走出一条不断跨越的上扬曲线？“自重”就成了关键而艰难的第一步。

在一篇篇来稿中淘出尚有一定科学价值的论文，一处处修改订正文言错误……随后的四五年里，除了坚持在低分杂志中极为罕见的论文预淘汰制度之外，《细胞研究》额外增加了一道很多期刊都没有的程序——主编终审修订，即便论文审核到了最后关头，一旦发现科学问题，也不予发表。

“别人可能不把你当回事，但要赢得别人的尊重，首先要把自己当回事。”李党生对编辑部里的每一位编辑说，在科学面前，不

管影响因素高低，期刊都要有足够的尊重，只要有一定科学价值的论文，凡是在《细胞研究》上发表的，就必须打扮得体地呈现。

一直跟随在李党生身边的编程器磊清楚地记得，当时一篇论文有几百处修改是常态，整个文档的修改标记往往“一片红”，相当于将论文重写一遍。最多一篇修改甚至多达一千多处，李党生花了整整三天时间。

《细胞研究》是一本月刊，每期刊发约十几篇论文，每篇都这么修改，工作量该有多大！且不说起早摸黑、没有休息日，李党生还就此落下了一个被妻子宗丽娟“抱怨”的话柄。

2008年10月，她进医院剖腹产，李党生前后只陪了三个小时，就赶去办公室处理稿件了。李党生有时会辩解，早一天送她住院时，自己还是陪的，虽然手头还带着一篇特别着急的论文在产房里修改。

这篇论文报道的是“世界上第一次在大鼠中建立了类似胚胎干细胞的细胞”，小鼠的胚胎干细胞系建立已经多年，但在大鼠上还是首次。这对于影响因子正在向5冲击的《细胞研究》而言，是一篇难得的高水平稿件，且迫切需要抢时间发表。10月15日论文刚接收，次日李党生就在产房里改定了文章，10月17日儿子出生那天，交给印度的生产线排版制作，11月4日论文上线发表。

每当有新人加入编辑部，李党生都会对他们说，除非真想做好这份工作，不然就不要来《细胞研究》，这里不是“科研淘汰者”的后花园，“我们这个团队是会被人记住的！”

2017年初加入编辑部的姜妹妹，在美国加州大学河滨分校攻读博士时，就听说过国内有一本《细胞研究》，当时想当然地以为国内8分的杂志在质量上肯定无法与国外杂志相比。直到进了编辑部她才发现，《细胞研究》的文章质量之高，其实超出了国外同分杂志。

“曾经有同学开玩笑，实在不行还能发个《细胞研究》毕业，现在才知道根本不是这么回事。”经过在编辑部三年的严格训练，她现在经常一眼就能看出许多学术刊物上的差错——《细胞研究》对于实验和数据的要求之严格，完全不亚于世界顶刊。

在93%的拒稿率下，现在一些在《细胞研究》落选的论文，还可以转投CNS(《细胞》《自然》《科学》)的子刊发表。可又有谁能想到，在2006年下半年，《细胞研究》刚与自然出版集团合作签约时，李党生连向《自然-细胞生物学》(NCB)主编提出“推荐一些你们杂志的退稿给我们”的要求，都感觉冒犯了对方。

已经在加拿大获得副研究员教职的鲁立，两年前随丈夫回国发展，成为《细胞研究》的编辑。原本她以为，以自己的学术背景，胜任工作绰绰有余，可没想到几乎天天处于“挤脑汁”的状态——任何一篇稿子，哪怕被拒的稿件，也要列出其主要科学问题、科学方法、大致定位；和李党生一篇篇“过稿子”时，还要说出稿件在领域中的重要性，大概可以投哪个层次的杂志。

每当感到辛苦时，鲁立会想起自己在国外也会因语言、文化背景等问题，受到一些不太公正的待遇。她强烈意识到，中国科学家需要更好的发声平台。在李党生的带领下，鲁立觉得在《细胞研究》的工作，充满了意义和信心。

如此“人情稿”

中国科技期刊的影响因子上不去，并不是因为中国缺乏优秀的科研成果。

从1999年到2009年，中国出产的科学论文在科学信息研究所数据库中的数量已从1万篇飙升到了8万篇，与日本处于同一水平。同时，高影响力(引用率大于20)的中国论文数量增长了数十倍乃至上百倍。

2007年2月，“自然中国”网站开通。作为自然出版集团在亚太地区的一个重要战略部署，该网站以宣传中国高水平科研成果为目标。

这足以说明，中国科研水平的提升已经引起了国际科技期刊界的关注。国内科技期刊之所以争取不到好稿，说到底还是“技不如人”——审稿不严、发表时滞太长、编辑学术水平低，“吓”走了大批优秀论文。

就在引进李党生的同时，主编裴钢启动了《细胞研究》与自然出版集团的合作，使期刊可以“借船出海”，更容易被世界同行看见。

要改变人们心中的成见，不能坐等被发现。于是，李党生给编辑们下了一个硬任务——走出去。而他自己更是从岳阳路的院子入手，跑进一个个实验室，结识一位位科学家。

岳阳路319号、320号的大院里，集中着中科院在上海的生命科研主力军。在当时，那几乎就代表着中国生命科学研究的中坚江山。

直接去约稿？显然收效甚微。

“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这是李党生一直奉行的格言。当时，国内科学家尽管急切希望在最优秀的期刊上发表论文，但对于研究本身适合哪种杂志、如何与编辑在投稿改稿上进行交流沟通，却如同黑箱一般难以捉摸。曾经身为《细胞》科学编辑，李党生深谙在国际顶刊发表论文之道。于是，从“顶刊发文咨询”开始，他融入科学家们的实验室。

2006年底，李党生为《细胞研究》争取到了第一篇远超当时自身水准的论文。

那天，中科院上海生物化学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员陈正军兴高采烈地约李党生去办公室。一篇令他修改得十分苦恼的论文，在李党生的建议和帮助下，终于被一本10分以上的杂志接受发表。

“我还有一篇关于DNA修复的论文，被一本十几分的杂志拒了，你有没有兴趣看看？”陈正军在聊天中突然抛出的一句话，令李党生顿时有种被天上掉下的馅饼砸中的感觉。

《细胞研究》常务副主编李党生。

不要总夸耀你们的太阳
不要总以为我星光微弱
假如有一天你来到我们的星系
你将发现
我是更加辉煌的太阳

——选自李党生诗集《白光》